

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——兼論窮通因應之道

姚振黎

一、前言

歐陽脩送徐无黨南歸序文首即謂：「草木鳥獸之爲物，衆人之爲人，其爲生雖異，而爲死則同；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。」然聖賢之所以能不朽而存者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下學而上達，見幾而知命。

夫人者，形甚草木之脆，名踰金石之堅，唯藉學習、思想而洞悉世情，以內聖外王爲依歸、天人合一爲極致，終成萬物之靈。然人生天地間，或困厄，或通達，因年歲增長，人事羈絆，名緼利鎖，紛至遝來，如於應對進退、與人爲善之際，對己身所處，懵懵無所知，則如何因應瞬息萬變之世事？或謂莊子處世之道，貴在無心、虛己、無用，並引「方舟而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觸舟，雖有憐心之人不怒。」（註一）以自喻，唯當今之世，羣己關係日趨繁複，如不知主客觀環境與窮通因應，則身心所受之傷害，莫有人過此者。

易繫辭下曰：「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」試觀歷史上因苦觀人相，爲人機警，且善體徵候，對環境反應靈敏，而轉危爲安，甚或成就偉業，得享天年者，指不勝屈。反之，終使性命難保者，亦頗不乏人。有感於心，故爲文以述之。

二、自持之道

民國十二年一月、先總統 蔣公於陳炯明叛變之後，撰作「窮理於事物始生之際，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。」恭請 國父書寫。當今之世，欲臻莊子養生本篇所云之保身、全性、養親、盡年，得以逍遙自適於世間層層障礙，而不受傷害，非研幾辨微以自我修持，終莫由致之。其法有三。

(一)、為人機警，善體微候

史記淮陰侯列傳、記齊人蒯通論相人之術，曰：「憂喜在於容色，成敗在於決斷，以此參之，萬不失一。」屬之。以漢高帝為例，其出身寒微，且缺乏教養，曾以儒冠爲溺器，而於數年間，轉劣勢爲優勢，終登九五之尊，與其爲人機警，善體微候，大有關係。

漢高帝六年、趙利與匈奴聯合拒漢，高帝大怒，親率大軍往擊之，經趙國。趙王張敖爲高帝之婿，見聖上駕到，自是極力奉承，招待甚殷。唯高帝對趙王無禮，常箕踞而詈罵。趙相貫高心中氣憤，欲乘間弑高帝，爲趙王所阻。貫高乃與心腹十餘人相商，擬不稟報趙王，而暗中弑高帝。漢八年冬、高帝擊韓王信餘寇與匈奴兵還，復過趙，貫高在柏人（今河北唐山縣西）埋伏武士，陰謀弑帝。高帝至柏人，日暮，欲宿於此，忽覺心動，問「縣名何？」曰：「柏人。」高帝曰：「柏人者，迫於人也。」去弗宿，以故貫高埋伏之人竟無下手機會。常人對環境之反應，第六感或不及漢高帝機敏，然細心觀察，可免重蹈覆轍。躍居人主者如是，常人何獨不然？

吳起領兵爲將之時，每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；臥不設席，行不騎乘，親褻贏糧，與士兵分勞苦。有一卒生瘡化膿，吳起爲其吸吮，卒母聞而哭之。人曰：「子，卒也，而將軍白吮其疽，所哭爲何？」母曰：「非然也。往年吳公吮其父疽，其父戰不旋踵，遂死於敵。吳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，是以哭之。」（註二）諺云：「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」其此之謂乎。趙孝成王七年、秦與趙兵相距長平，趙以括爲將。及括將行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：「括不可使將。始妾事其父，時爲將，身所奉飯飲，而進食者以十數，所友者以百數，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，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爲將，東向而朝，軍

吏無敢仰視之者，王所賜金帛，歸藏於家，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。王以爲何如其父？父子異心，願王勿道。」（註三）諺有之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如其苗之碩。」用於趙括母則有未當焉。秦末，項梁起兵，東陽少年殺其縣令，聚衆數千人，推令史陳嬰爲王。嬰母曰：「我爲子家婦，聞先故不甚貴，今暴得大名，不祥。不如以兵有所屬，事成猶得封侯，敗則易逃，可無爲人所指名也。」嬰從母言，以兵屬項梁，梁以爲上柱國，後項氏爲秦將章邯大破於定陶而死，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。（註四）若陳嬰母者，雖深知天命及持後哲學，又豈非謀慮深乎。是故陳嬰母、趙括母與吳起卒之母，皆爲人機警，觀微知著，乃列女傳中「賢明類」之流亞也。詩曰：「貽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」因窮理研幾，故有與有則，貽厥子孫。

昔者句踐已平吳，越兵橫行於江、淮東，諸侯畢賀，號稱霸王。范蠡遂去，自齊遣大夫種書曰：「蜚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爲人長頸鳥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樂。子何不去？」夫范蠡事越王句踐，既苦身勳力，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，竟滅吳，報會稽之恥，北渡兵於淮以臨齊、晉，號令中國，以尊周室，句踐以霸，而范蠡稱上將軍。還反國，范蠡以爲大名之下，難以久居，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，難與處安，爲書辭句踐。句踐曰：「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。不然，將加誅於子。」范蠡曰：「君行令，臣行意。」乃裝其輕寶珠玉，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，終不反。後至齊，爲生致富，貲累巨萬，自謂陶朱公。范蠡知幾辨微，故境遇與文種相較，差別不啻天壤。（註五）陸賈者，從漢高帝定天下，名爲有口辯士，居左右，常使諸侯。孝惠帝時，呂太后用事，欲王諸呂，畏大臣有口者，陸生自度不能爭之，酒病免家居。諸呂擅權，欲劫少主，危劉氏。右丞相陳平患之，力不能爭，恐禍及己，常燕居深念。陸生往請，直入坐，爲陳平畫呂后數事。陳平用其計，則呂氏謀益衰。是故陸生屢獲贈金，竟以壽終，且行有餘力，得以助事高帝屢出奇策之陳平。（註六）

運籌帷幄，洞燭機先，固可決勝於千里之外。然人爲萬物之靈；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故與人相交，或有自失敗中汲取經驗者，亦爲豐富機警，善體微候之源泉。如西門豹爲鄴令，清剋潔懣，秋毫之端無私利也，而其簡左右，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。居期年，上計，君收其璽。豹自請曰：「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，今臣得矣，願請擊復以治鄴；不當，請伏斧鑕之罪。」文侯不忍，而復與之。豹因重斂百姓，急事左右。期年上計，文侯迎而拜之。豹對曰：「往年臣爲君治鄴，而君奪臣璽

；今臣爲左右治鄴，而君拜臣，臣不能治矣。一遂納壘而去。（註七）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若西門豹者，亦可謂機警而善體微候之流矣。

（二）、守權通變，善從人議

凡爲領導者，有所決策，貴能擇善固執，然切忌自以爲是，而宜通權達變。若漢高帝者，可謂善從人議，取人所長，且能適機應變矣。（註八）如：漢三年、酈食其建議漢王立六國後，以安天下之心，且王印業已刻好，漢王始將此事問於張良，良不以爲然，並發八難以詰之，高帝遂立即下令銷印。（註九）又漢四年十一月、韓信已破齊，欲自立爲假齊王，漢王初聞大怒，張良、陳平蹶漢王足，因附耳語，從旁建議：「不如因而立，善遇之，使自爲守。」漢王當即接受，遣張良操印，立韓信爲齊王。（註一〇）又漢六年、高帝大封功臣十餘人後，於南宮復道上，見諸將來往耦語，以問張良。良曰：「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，今已爲天子，而所封皆故人所愛，所誅皆平生仇怨。今軍吏計功，以天下爲不足用偏封，而恐以過失及誅，故相聚謀反耳。」帝焦慮問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良曰：「取上素所不快，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，先封以示羣臣。」三月，高帝果然置酒封雍齒。並促丞相急定功行封。是以酒罷後，羣臣皆喜，曰：「雍齒且侯，吾屬亡患矣！」（註一一）

他若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，教其所愛者相驚馬。千里馬間或可見，匹，其利緩；驚馬日售，其利急。（註一二）又秦王謂甘茂曰：「楚客來使者多長於雄辯，寡人辭屈，爲之奈何？」甘茂對曰：「王勿憂也！楚國使者如善於說理，狡獪難纏，則王勿受其事；如係平庸之輩，較易應付者，則王必聽之。果如是，則楚國需弱者用，而健者不用矣！王因而制之。」（註一三）伯樂、甘茂之處事，可謂守權通變矣。

反觀趙括用兵，藺相如曰：「若膠柱而鼓瑟耳。括徒能讀其父書傳，不知合變也。」蓋以括自小學兵法，談戰略，謂天下無人能當。嘗與其父書言兵事，奢不能難，然不謂善。秦趙相爭，趙王信秦之間，因括以爲將，代廉頗，與秦將白起交戰四十餘日，軍餓，趙括出銳卒白博戰，秦軍射殺趙括。括軍敗，數十萬之衆遂降秦，秦悉阬之。（註一四）是故爲政、處事、用兵、甚或

屬文，皆要求新變，「變則堪久，通則不乏。」（註一五）誠哉斯言。

守權通變之餘，尚須知人善任。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失，必有一得。」故曰：狂夫之言，聖人擇焉。若淮陰侯轉信之志向，非常人所能及，且功略蓋世，忠信可嘉。惜乎忠信見疑，功高不容，雖有武涉、蒯通之深思遠慮，古道熱腸，然屢勸不聽，逮天下大局已定，始陰謀叛逆，終遭亡身滅族，「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」遂令人有弔其不終之歎。至若成安君陳餘，儒者也，唯迂腐不知通變，復因未能善從人議；當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，不聽貴武君策。漢趙二軍交兵，大破虜趙軍，斬成安君泚水上，禽趙王歇，實乃意料中事。（註一六）

（三）、知人善任，持術待時

劉邦豁然大度，知人善任，能用大傑，乃其致勝樞機。嘗置酒洛陽南宮，令通侯諸將言其所以有天下，項羽所以失天下之因。高起、王陵對曰：「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所降下者，因以與之，與天下同利也。」劉邦仍不以為然，遂自謂：「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填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餉餽，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；連百萬之衆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。三者皆人傑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為我禽也。」（註一七）勝者為王，敗者自刎之關鍵，繫乎知人善任也。

高帝雖然不學，然憑過人智慧，並非一無術之人。試觀其處事，雖不依常道，却高人一籌，恰到好處。今讀史記、漢書之高帝紀，或有認為劉邦之個性不及項羽瀟灑磊落，而不喜其人，並謂劉邦唯在古代環境，方能脫穎而出。實則不然，平心而論，劉邦一生事迹，確實超乎常人遠甚，其知人善任、持術待時以自我修治，成功絕非倖致，縱使生於今日，亦會改變型態，出人頭地。（註一八）漢二年三月，董公見漢王，告以義帝被殺，於是漢王袒而大哭，隨即為義帝素衣舉哀，以示其為不忘忠義之人，以取信天下。且梁本不學之人，對儒生亦有成見，然於漢十二年十一月、過魯，以太牢禮祠孔子，示對孔子之尊崇，並收天下讀書人之心。又於天下安定後，下令為古諸侯立後，以安諸侯後嗣。且所降服之地，皆能立即施行教化。凡此措施，皆為收攬民心，

持術以致之。

廣雅釋詁：「術，彊也。」萬乘之君不可不知術；常人立身處世，何獨不然？是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，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與也。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。无交而求，則民不與也。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（註一九）荀子致士曰：「師術有四。」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文末曰：「將適燕、管而南其轅，其於術不亦疏哉？」爲師、治學、砥行莫不須持術以應之。苟不知術，小則事倍功半，大則喪身辱國。

知人善任，持術以行之餘，尚須待時。孟子公孫丑上曰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」信矣！樊噲、夏侯嬰、灌嬰之徒，方其屠狗僕御販繒之時，豈自知附驥之尾，勒功帝籍，慶流子孫哉！然時之變化，固不容髮；故淮南子原道云：「時之反側，固不容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逮。時不與人游，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也。」由是觀之，自持之道，乘勢待時豈容輕忽。

三、賢難之實例

劉邦遇事，皆能分其輕重緩急，作適當處置，掌握機先，實乃創業之典範，已如前述。然世有博學多識、孝廉恭儉之人，雖明察秋毫，終其一生不見容於當世。比干之所以剖心，箕子之所以爲奴，循行議論之上得不遇於嫉妬之名，免於刑戮之咎者，蓋其幸者也。范雎絀白起，公孫弘抑董仲舒，此同朝共君，寵祿以爭之故耶。若殊邦異途，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？然孫臏修能於楚，龐涓自魏變計誘以別之；韓非明治於韓，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，上之相妒若此。又京房數與元帝論難，使制考功而選守；晁錯雅爲景帝所知，使漢法而不亂，夫二子之於君也，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，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；晁錯既斬而帝乃悔。（註二〇）他若「屈賈諠於長沙，非無聖主；竄梁鴻於海曲，豈乏明時。」誠令人扼腕！至若呂蒙之精誠，能開衡山之雲，不能回憲宗之感。（註二一）尤令人慨然太息！是以身爲人臣屬僚，雖有秀才美質，且能見於未然，其於自持之道，進退有據，然外在

客觀環境，有非操之在我者，遂令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。

人生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且老子有言：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」（註二二）癡子瑕以色衰愛弛得罪於君，年羹堯以功高震主而遭誅戮，窮通之於世，否泰之於人，果無準而靡常乎？西漢鄧通幸於文帝，盡心而不違，吮癰而無吝色，帝病不樂，問曰：「天下誰最愛朕者乎？」鄧通欲稱太子之孝，則因對曰：「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。」及太子問疾，帝令吮癰，有難色，帝不悅而遣太子。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，乃慙而怨之。及嗣帝位，遂致通罪而使至於不得名一錢，寄死人家。（註二三）故稱人之長欲彰其孝，且猶有罪，又況明人之短以矯世者哉。諺曰：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不可全拋一片心。」果如是乎？是故不屈其身，志高青雲若譙玄者，爲免招凶禍，遂隱藏田野；清行出俗，能幹絕羣若孟嘗者，竟不見用，以至空懷抱國之心。他若屈原放沈、鍾離廢替、何敞束縛、王章抵罪，可知聖賢之居世，亦誠危矣。（註二四）

四、窮通因應之道

易豐卦象曰：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；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而況于人乎？」人生在世數十寒暑，或窮或達，如白衣蒼狗，唯君子之人，當逆境時，知自我惕厲，切磋琢磨，精益求精以獨善其身；當順境時，知珍惜眼前所處，踐履篤實，民胞物與以兼善天下。因應之道，在於「下學而上達」「居易以俟命」，終至无怨无尤。

（一）、下學而上達

達者，通也。（註二五）張衡應問曰：「蓋聞前哲首務，務於下學上達。佐國理民，有云爲也。朝有所聞，則夕行之。立功立事，式昭德音。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，而民處唐虞，彼豈虛言而已哉。」（註二六）是上達者，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。太史公自敘：「董生云：『周衰道廢，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爲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

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又云：「仲尼悼禮樂廢崩，追修經術，以達王道。」此上達之義也歟。蓋春秋本大以治人，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，即是上通於天也。

漢書五行志謂：劉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，災消而福興矣。顏師古注：「上達，謂通於天道而畏感。」此雖譬引之辭，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，則日降之福，上通於天。吾人若能反己自修，循序漸進，則下學人事，上達天理。然習而不察，亦不能以上達矣。

(一)、居易以俟命

中庸曰：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」君子之人，素位而行，不顯乎外也。誠如性理會通力行所云：一人之於患難，只有一箇處置：盡人謀之後，却須泰然處之，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，畢竟何益？若不會處置了放下，便是無義無命也。」又謂：「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，遂放意而不反，非安於義命者。」所謂義，卽下學而上達；至於命，乃居易以俟命也。

史載：魯哀公十四年春，狩于大野。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，以爲不祥。孔子視之，曰：「麟也。」取之。曰：「河不出圖，洛不出書，吾已矣夫。」顏淵死，孔子曰：「天喪予！」及西狩見麟，曰：「吾道窮矣！」喟然歎曰：「莫知我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爲莫知子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，其天乎！」獲麟之後，孔子有莫知之歎。（註二七）然則不怨天者，知天之以已制作爲後王法也；不尤人者，人事之厄，天所命也。唯聖賢者，處蹇剝則能獨善其身，居通達則思兼善天下，下學而上達，居易以俟命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

(二)、因應窮通之典範

孔子困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嘗粒，藜藿不糝，而猶絃琴於室，並開悟弟子：「君子通於道之謂通，窮於道之謂窮，今丘抱仁義之道，以遭亂性之患，其何窮之爲？故內省不疾於道，臨難而不失其德，大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昔者桓

公得之莒，管文公得之曹，越得之會稽，陳蔡之厄，於丘其幸乎？」（註二八）孔子乃聖之時者，然早歲生活貧且賤，及長，爲季氏吏，亦嘗爲司職吏。史記孔子世家云：將適陳，過匡，顏刻爲僕。匡人聞之，以爲魯之陽虎。陽虎嘗暴匡人，匡人於是遂止孔子。孔子狀類陽虎，拘焉五日。弟子懼。孔子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」孔子去曹適宋，與弟子習禮大樹下。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，拔其樹。孔子去，弟子曰：「可以速矣。」孔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」適鄭，與弟子相失，孔子獨立郭東門。鄭人或謂子貢曰：「東門有人，其類似堯，其項類皋陶，其肩類子產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，繫纆若喪家之狗。」子貢以實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「形狀，末也。而謂似喪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一無論窮通，孔子之安和從容，坦蕩幽默，令人如沐春風。

韓信者，嘗從南昌亭長食數月，亭長妻患之，乃晨早食。食時信往，不爲具食。信亦知其意，遂絕去。釣城下，有一漂母，見信飢，飯之，竟漂數十日，信曰：「吾必重報母。」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：「君雖姣麗，好帶刀劍，怯耳，能死刺我；不能則出我袴下。」於是信熱視之，俛出袴下，匍匐，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。後佐命大漢，功冠天下，封爲楚王，賜所食母千金，及亭長與百錢，曰：「一公小人也，爲德不卒。」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，告諸將相曰：「此壯士也。方辱我時，豈不能殺之，殺之無名，故忍至於此也。」（註二九）諺曰：「不遭人妒是庸才。」果如是乎？則持其志毋暴其氣，遵養時晦，方爲正道。

語云：「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時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」然天弗與、時不至，則何以自處？太史公報任安書：「西伯拘而演周易；仲尼厄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臍脚，兵法修列；小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、孤憤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」古人發憤而有著述，實爲下學而上達，居易以俟命之典範。

五、結語

夫禍福之轉而相生，其變難見也。近塞上之人，有善術者，馬無故亡而入胡，人皆弔之。居數月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，人皆賀之。唯其父深語福之爲禍，禍之爲福，化不可極，深不可測之理。（註三〇）然禍福之轉而相生，雖曰深不可測，君子知吉凶禍福之兆，有先見之明，故能見幾而作；達人知困蹇通達皆有命存焉，故能安守天命。語云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如爲學著書之深淺同，而或傳或否，或名或不名；教品勵學，修己治人之踐履篤實同，而或窮或達，亦皆有命焉，非可強幾也。古之君子，蓋無日不憂，無日不樂。道之不明，己之不免爲鄉人，一息之或懈，憂也；居易以俟命，下學而上達，仰不愧而俯不作，樂也。（註三一）

若至聖孔子者，生於亂世，莫之能容也，故言行於君、澤加於民然後仕；言不行於君、澤不加於民則處。孔子懷天覆之心，挾仁聖之德，憫時俗之汙泥，傷紀綱之廢壞，服重歷遠，周流應聘，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，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。（註三二）孔子悼禮樂廢崩，追修經術，以達王道。吾人處世，苟能以孔子爲師法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之理想，庶幾不違。

注 釋

註一 莊子山木篇：方丹而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觸舟，雖有偏心之人不怒；有一人在其上，則呼張歛之；一呼而不聞，再呼而不聞，於是三呼邪，則必以惡聲隨之。向也不怒，而今也怒。向也虛，而今也實。人能虛己以遊世，其孰能害之。

註二 資治通鑑卷一、周威烈王二十三年。

註三 史記卷八十一、廉頗藺相如傳。

註四 列女傳卷八、陳嬰母章。

註五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。

註六 史記卷九十七、鄒生陸賈傳。

註七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。

註八 李威熊、創業的典範——劉邦（幼獅月刊48卷6期）。

- 註九 漢書卷四十、張陳王周傳。
- 註一〇 漢書高帝紀上、史記淮陰侯列傳。
- 註一一 漢書高帝紀下。
- 註一二 韓非子說林下。
- 註一三 戰國策卷四、秦策。
- 註一四 同註三。
- 註一五 文心雕龍通變篇。
- 註一六 史記淮陰侯列傳。
- 註一七 漢書高帝紀下。
- 註一八 同註八。
- 註一九 易繫辭下。
- 註二〇 漢王符潛夫論卷一、賢難。
- 註二一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。
- 註二二 老子第五十八章。
- 註二三 漢書卷九十三、佞幸傳。
- 註二四 同註二〇。
- 註二五 劉寶楠論語正義、憲問篇「子曰：莫我知也夫」章。
- 註二六 清嚴可均校輯、全後漢文卷五十四。
- 註二七 史記孔子世家。
- 註二八 風俗通義窮通篇。

註二九 同註一六。

註三〇 淮南子人間篇。

註三一 會國藩聖哲畫像記。

註三二 說苑至公。